

邻家姑娘是小学老师,正为新学期学生座位的安排叫苦不迭。现在每间教室的中间二三排,有了“黄金座位”之美称,引得不少家长为此争相角逐,满耳哗然。靠前居中,当然不错,听课看黑板不吃力,举手发言机会多,在老师眼皮底下,学生也会更自律,于是在一些人看来,这七八个座位仿佛是一条滑行道,是通往将来人生C位的起飞点。

我们读书的时候,一个班级有50多名学生,安排座次的凭据多为身高,矮个居前,高个在后;双人课桌,分为四列,每周调整自左向右轮转一次。此外,成绩优的和差的同桌,互帮互学,好动的和不好学的为邻,减少影响。老师一锤定音,学生按部就班,家长们根本不清楚,也不关心自己孩子的座位。读小学时,班里最后一排有个学习委员,视力不好,老师知道后让他换到前面,但他执意不肯。几十年后同学相聚,他的同桌说出了其中缘由,因为每次测验考试,他都要“参考”学习委员的答案,如果换成别人,话不投机,肯定要交白卷。“学习委员”现在是一家公司的总裁,董事长正是当年的“同桌”。现在他们的孙辈也进小学了,董事长认为,与其挑选“黄金座位”,不如寻找“黄金同桌”。总裁笑道,我是在“陪太子读书”。董事长反驳说,你经常在课桌上堂而皇之地看小说,哪回不都是我为你



边看边聊

与进取同桌

肖振华

“站岗放哨”?同桌是人生最早的友情播种地,相互依赖,彼此唱和。到了大学,很少有“明天你是否会想起”的同桌了,没有固定座位,不同课程会安排到不同的教学楼和教室上课。那些拿着书本,淡定地坐在前排的,是心无旁骛;而进了教室往后面站的,往往心不在焉。大家心中都有这样一幅座位图:中间居前的是学霸区,两旁的为普通百姓区,中间往后的属八卦聊天区,最后排靠门的则是迟到、早退区。

社会上也有一种普遍现象,参加会议,或者培训学习,除非排好座次,贴上标签的,总是喜欢从中间部分往后坐,与世无争,超然物外。其实坐在哪里只是个形式,最重要的是“前排意识”,一个人要保持积极主动的学习心态,是能从身体语言读出来的。据说村上春树在学习英语的课程中,永远雷打不动地坐在前排,背诵单词,研究语法,后来他翻译出版的其偶像、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英语水准用“精通”二字都难以涵盖。

我孙子就读的小学,是一所私立双语学校,那次因下雨去教室里找他,第一眼疑似走进了会议室,课堂里竟然没有课桌,学生们宽松

地围坐在一张很大的方形台面,呈U形分布,老师独处一端,身后是长幅黛绿色玻璃书写板。询问后才知,这种座位方式,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交流和互动空间,促进合作和学习的氛围。当然这也是因“人”制宜的,若干年前学生多、教室小,臂膀相挨,只能统一模型。时空变迁,芬兰有个教育组织,统计了2023年全世界100个教育创新案例,发现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学校,进行空间重建,课桌的安排有工作站排列法、组中有组排列法、臂章式V形排列法……五光十色,各显其能。

去年在伦敦,跟随一辆旅游大巴游苏格兰,车上前三排座位视野好、不颠簸,但是有价出售,每天10英镑,掏钱入座,且不论是否合理,确实也排除人为的争论,为人老体弱、容易晕车者提供了帮助。而反观课堂的前三排,所谓“黄金座位”,其实成色不足。有道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学生的成绩好坏,并不取决于坐在哪里,而是取决于孩子本身所拥有的优秀品质,比如自律、主动、专注、积极等;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家长自身的“前排意识”。

邻居老师告诉我,关于学生座位编排还有“指导意见”,倡导“阳光排座”。这或许能安抚旁座侧位的一些家长,但此乃治标之举。还是要让孩子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与自律、专注和进取同桌。

遥远的祖籍对我来说,远不止户口簿上的一行铅字那样平淡无奇。

榕城福州,是祖母和外婆的故乡。它,藏在小时候卢湾弄堂三层阁楼上空的闽音闽调里,融于我饕餮记忆中所有与虾油味相关的点点滴滴。从小,在饭桌兼写字台上,听远道而来的亲戚和祖母倾情交谈,在混杂了桂圆和山笋鱼干的故乡至味中,我耳濡目染学会了福州话。尽管有瑕疵,却被亲属们交口称赞。

离开职场前一年,福州鼓岭鹤巢村的一间山径小宅闯入我的视野,成为我在福州的安身之地。在富氧山村体验一把不用空调的漫长夏季,是何其的幸福与感恩!这会儿,正好用方言与祖籍乡邻隔着低矮的栅栏攀谈(闽语:闲聊)。傍晚,去路边跟收摊的菜农讨价还价,识得方言让我如鱼得水地融入这里的日常。

只是,福州方言也面临后继无人的乏力式微。在上海,我遇到外地朋友说本地话不准时,会报以微笑和耐心,也鼓励身边的新上海人学上海闲话。学语言难在开口,忌求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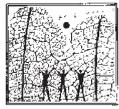
和音准,不妨急功近利先学几个单词,说一两句上海话,也算是进入这个城市内核的第一步。

魔都与榕城,有着相

他乡,故乡

林筱瑾

似的通商口岸背景。咖啡和茶,梧桐和榕树是两地迥异的语境表达——上海九曲十八弯,多元包容,与国际接轨的节奏席卷着一代代菁英弄潮奔赴;福州低调,以2200年的历史赢得“滨海邹鲁”美名,城中的三坊七巷因历史名



福州鼓岭鹤巢村的一间山径小宅

闽地多山,有句俗语“光脚不怕穿鞋的”,后来演绎出名曲《爱拼才会赢》风靡一时。福建的女儿我经浦江水点化,变作千万“繁花”中的一枝。“繁花”半生过后,发现随史赢得“滨海邹鲁”美名,邂逅而安的自己最与澹然的福州气质同频。

他从小山里走来

抒敏

一条山溪自西向东,逶迤而来。溪水清澈,水底沙石,纤毫毕现,潜行之鱼,扇动尾鳍,悠然在石缝里钻进钻出。积水至深潭处,水色澄静,映出了缠绕在耸峙山峰上的浓雾。

溪边有一村,叫举淤口。它跟浙西南绝大多数临溪而建村子没有两样,宁静而普通,隐藏在茫茫大山的褶皱里,已悄然度过近千年。九十七年前,一个英俊的少年,他背起沉重的行囊,沿着长满青苔的小径,穿行在大山里。当他登上山岗,用手拂去额上的汗珠,回首俯瞰山脚下的小村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名叫举淤口的小村会因为他,一改千年的沉寂,变得热闹异常。

这个走出遂昌的少年,名叫杨嘉昌,就是后来改名为杨可扬的著名画家、版画家。今年是可扬先生诞辰110周年,我又一次来到他的故乡举淤口。溪水依然清澈如镜,奔流不息,山脚下可扬文化公园里矗立的可扬先生铜像,双手合握一根木杖,眉目慈祥,注视着远方。形似木刻钢刀的巨石上,镌刻着他的一句名言:“人生就要像版画一样,一丝不苟,黑白分明。”

村里古旧的黄泥房,已经修葺一新,黄褐色土墙上展示的是可扬先生的作品《保卫祖国》《上海您好》《雷锋像》《浦东之春》……远道而来的一群群师生,或游览,或写生,或摄影,或木刻。我望着眼前的一切,心想,可扬先生的艺术修为、人格魅力,还有这里钟灵毓秀的山水,或许,也会成全一个个艺术梦。

上海街边,绣球花纤细的茎用尽了洪荒之力托举着脸盆大的花朵,娇艳的花瓣像无数只小蝴蝶无

声地集会,在沉默中振翅,在雨中喷薄盛放,蓬勃的生命力呼之欲出。满眼绿意更加生动,弄堂与我隔着几个世纪相对而立,在雨帘中退去一层老旧而斑驳、灰暗又厚重的色调,如破茧的蝶。

夏日烈日如煎,我穿行巷弄间寻觅美味生煎。吃了那么多年的生煎,才知道上海生煎是分帮派的,发酵的、不带汤的清水派和不发酵的、带汤的浑水派,造就了内馅和外皮的不同口感。二派存异求同之处,在于生煎顶部的葱花芝麻和底部那一层酥脆金黄的外壳,为这“生煎馒头”的色、香、味锦上添花。在传统老店大壶春,发酵的面皮经过煎制,有种似曾相识的味道——炸馒头片味儿。外部质地决定了它内里无法做成汤包,否则汤汁都会被带着气孔又松软的外皮吸收,但这种搭配却凸显了肉馅的饱满紧致和金贵可口。在浑水派代表小杨生煎,不发酵的皮包裹着鲜美的汤汁——这汤汁来源于猪皮冻,先在生煎上咬开一扇小窗,然后将汤汁一饮而尽。汤汁丰盈跳跃,仿佛吞下的是一整颗太阳,周身都亮起了光芒。最后筋道的外皮起着弹牙的馅心,丰富的层次带来味觉的进阶。

在弄堂里穿行,一边思忖:宇宙中日月落,大地上此起彼伏,万物在深处密语暗涌。老房拆迁改建,摩天大厦拔地而起,似乎离宇宙越来越接近……微风打马而过,穿过弄堂,抚过门窗,裹挟着气味。远天如皮,月亮是那最明媚的馅儿,在如我一样吃货的眼里,满目皆是生煎。

七夕会

七夕会

记忆里从前的街灯总是昏昏黄黄的,像瞌睡人的眼。伴随着时代的进步,街灯也在不断递变着,时至今日,城市里的街灯真的是亮丽多姿,不但光照如同明眸顾盼,形态亦婀娜多姿。

但,我仍时常会想念从前的街灯。

从前的街灯都很老式,挂在木头电杆如树藤上结的倭瓜,搪瓷灯罩加上圆圆的小泡,又若戴着凉帽的小人,十五或二十五支光,影影绰绰能照见道路即可,人走在路上,灯光把人影儿时而拉长时而缩短;灯昏昏,人昏昏,街巷里卖柴并刀声,马蹄声,行进在街巷,是何等的声势!孩子王有各种口令,遵照口令,孩子们便把木屐走出各种姿态,发出各种声音。别小看了区区一双木屐,倘若聚合起来,真如一支骑兵队伍的气场呢。木屐队穿街走巷,到那都威猛热烈,昏黄的街灯似也为一振。

倘若到了夏天,夜间街灯下则是异常的热闹。虽然光线黯然,但灯光下无处不涌动着活力。先是唱小热昏卖梨膏糖的艺人循着刚点亮的街灯摆开了场子,一盏汽油灯刷地吧把街灯镀个雪亮,小锣“当当”,掉板“嚓嚓”,便有大批孩子围拢了上来。小热昏艺人登台表演,无非是俚语俗谈,滑稽段子,打“擦边球”的荤段子时不时抛出,当然,也不乏时新的曲子,而后卖关子,兜售梨膏糖。兜售过后再来几段再卖关子再兜售,如此周而复始,直到汽油灯熄灭,昏黄的街灯依然影影绰绰。他们撒摊走人,散场的人们在街灯下打着呵欠归去。这时才发现,有的老人在街灯下下棋真是兵

街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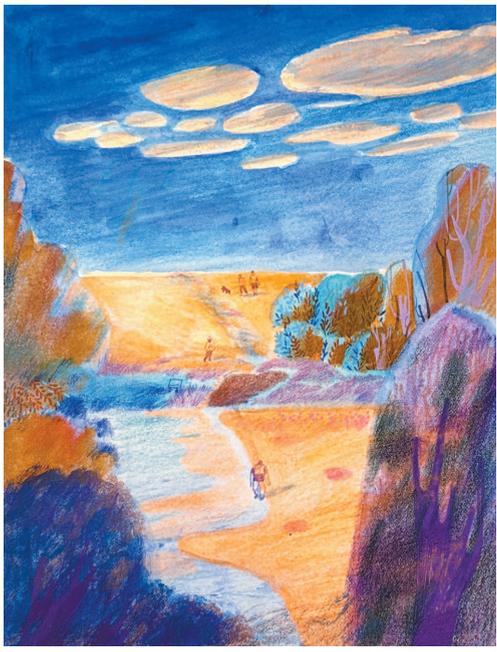
吴翼民

昏黄的街灯最是孩子们的世界,集中展示于木屐板的喧闹。那时大人孩子都穿木屐,简易凉爽,走在弹石路面上好生热烈,如果聚合起来,堪称威武雄壮。那时只要某个孩子王一声号令,便有十几个孩子聚集到他麾下,宛若组合了一支骑兵,“马蹄声”骤作,行进在街巷,是何等的声势!孩子王有各种口令,遵照口令,孩子们便把木屐走出各种姿态,发出各种声音。别小看了区区一双木屐,倘若聚合起来,真如一支骑兵队伍的气场呢。木屐队穿街走巷,到那都威猛热烈,昏黄的街灯似也为一振。

我们通常从城北跨塘

桥出发,走上齐门大街。齐门大街向来冷清,只要木屐队卷来,街道为之震动,连街灯也闪过吃惊的目光,目送着我们到齐门城墙之下,我们就沿城墙改道齐门下塘归来。下塘也是弹石路,木屐踏着同样的威武。那里的电线杆要矮些,街灯也矮了许多,相对显得明亮。然而当我们的木屐走到一处河边,不由自主放轻了步履,何哉?因为那里一根电线杆下经常能见到一个小姐姐就着街灯在看书写字呢。头一回见到她,孩子王就作了个“嘘”的噤声动作,我们便都放轻了脚步,木屐贴着脚底不再放肆,蹑手蹑脚走过她的身边。而后多次途经,她偶尔会朝着我们粲然一笑。

许多年后,我仍会想起齐门下塘河边街灯下写作业的小姐姐。



山是极其缓慢的浪(中国画)王瑜雯

钢笔画

魏鸣放

常想,去一个人的郊外。画一种钢笔画,黑白两色。画一种房子,全是老屋。画一种树,都是老树。

还想,去一个多年前的铁路小站,画一画生锈的铁门。去一个河湾,画一画大水的天地。一直画到天色全黑,没有了风景,也没有自己。



夜光杯

但都难以超越原稿。三月初三日是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春日,若是七月初三,王羲之一定会早早推却这份差事的。王羲之“怕热”由来已久。某年夏日,掌管军事的太尉都鉴遣探者为自家千金寻觅郎君。不少年轻人刻意打扮后在庭院里来回走动希望被选中,唯他敞怀露肚躺在东屋床榻,啃烧饼写字作画。探者回去禀报:不少后生“急吼吼”,唯东床上有一人坦腹而卧,若无其事。都鉴得知后赞叹:“这正是寻找的佳婿啊!”成语“东床快婿”就由此而来。这事若在草木凋敝、寒凉渐起的秋冬季,自然会是另一个说法了。

古人的书“帖”如同现在写个便条备忘录、同事间的手机短信,微信群里的只言片语,尽管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但随心所欲至时游龙走凤的笔墨更见功力,故如今奉为至宝。

读王羲之《热甚帖》消夏

陈茂生

欢迎别人上门,与如今宅家度夏相同。非要串门,必遣书童先行通报,免得尴尬。近两年过去了,夏天的烦恼却相差不多。

说到王羲之,就必须说说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的事。那天一帮文人雅士在兰亭雅集,曲水流觞,每人作诗一首汇集成册,由王羲之作序,因此有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据说,王羲之以后多次誊写,

三伏天,读王羲之“热甚帖大全”消夏。喜书法者能细品帖中行云流水、平和自然的风格,道美健秀、委婉含蓄的笔势,不觉燥热矣。外行人读后则会感谓:三伏天忧天怨地抱怨酷热难挡者,古已有之。

后人将王羲之在苦度夏日时所书四帖帖合并成“热甚帖大全”。其中,《热日帖》:“热日更甚。得书,知足下不堪之,同此无赖。早且乘凉,行欲往,迟歇也。王羲之。”《大热帖》:“便大热,足下晚可耳。甚患此热。力不一一。王羲之白。”《今日热甚帖》:“今日热甚,足下各匆匆,吾至乏倦力不具。”《毒热帖》:“晚复毒热,想足下所苦,并以佳,犹耿耿。吾至顿首,冀凉言散,力知向。王羲之顿首。”每帖仅二十余字,但从笔端流露的抱怨、无奈,却是扑面而来。

年代久远,文字有点佶屈聱牙,其实满纸写的都是“天太热,大家各忙各的,你就别来了,我也浑身没劲,就不接待啦”的大白

时尚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